

慈禧 西逃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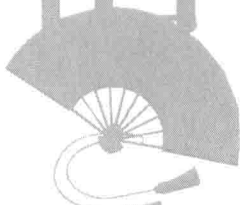
庚子西狩叢談

紀錄庚子年間義和拳動亂、清廷腐敗、八國聯軍
入侵、慈禧與光緒西逃及回鑾的歷史史實

前北大副校長、歷史系主任 翦伯贊
高度評價本書是「西逃」著作中最有價值的

吳永
劉治襄
蔡登山
口述
筆錄
主編

慈禧 西遊記



庚子西狩叢談

〔清〕吳永
〔清〕劉治襄
蔡登山

口述
筆錄
主編

血歷史 PC0230

新銳文創
INDEPENDENT & UNIQUE

庚子西狩叢談

——慈禧西逃記

作者 (清) 吳永
筆錄者 (清) 劉治襄
主編 蔡登山
責任編輯 陳佳怡
圖文排版 王思敏
封面設計 陳佩蓉

出版策劃 新銳文創
製作發行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114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76巷65號1樓
電話：+886-2-2796-3638 傳真：+886-2-2796-1377
服務信箱：service@showwe.com.tw
<http://www.showwe.com.tw>

郵政劃撥 19563868 戶名：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展售門市 國家書店【松江門市】
104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209號1樓
電話：+886-2-2518-0207 傳真：+886-2-2518-0778

網路訂購 秀威網路書店：<http://www.bodbooks.com.tw>
國家網路書店：<http://www.govbooks.com.tw>

法律顧問 毛國樑 律師
圖書經銷 貿騰發賣股份有限公司
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880號14樓
電話：+886-2-8227-5988 傳真：+886-2-8227-5989

出版日期 2012年6月 初版
定價 220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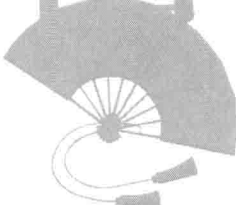
版權所有，翻印必究（本書如有缺頁、破損或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更換）
Copyright © 2012 by Showwe Information Co., Ltd.
All Rights Reserved

Printed in Taiwan

目次

- 0 0 3 / 《庚子西狩叢談》的成書經過 蔡登山
- 0 0 9 / 序 吳永
- 0 1 3 / 庚子西狩叢談序 吳闓生
- 0 1 5 / 璧園居士自序 劉治襄
- 0 2 1 / 卷一
- 0 4 1 / 卷二
- 0 6 1 / 卷三
- 1 0 1 / 卷四
- 1 5 5 / 卷五
- 1 8 3 / 饒孟任跋

慈禧西逃記



庚子西狩叢談

〔清〕吳永
〔清〕劉治襄
蔡登山

口述
筆錄
主編

《庚子西狩叢談》的成書經過

蔡登山

歷史學家翦伯贊在《義和團書目解題》認為眾多有關義和團的歷史文獻中，最有價值的就是《庚子西狩叢談》，他還高度評價該書為記述「西逃」諸書中最佳之作，可見其史學價值之高。民國二十四年（一九三五），美國教士浦愛德更將《庚子西狩叢談》譯成英文，由美國耶魯大學刊行，之後更有德文、日文的譯本。中外推崇，視為信史。該書若以現代的說法，是真正名符其實的一本「口述歷史」。口述者是吳永，而筆錄者是劉治襄。

吳永（一八六五至一九三六），字漁川，別號觀復道人。祖籍浙江吳興，生於四川西昌縣。清光緒四年（一八七八）父歿，次年隨母徙成都。因家貧無力延師，從親

友處借書攻讀，刻苦自勵。涉獵經史之餘，還工於繪書，精通音律，特別對金石頗有研究。光緒十年，法軍入侵中國雲南，吳永投筆從戎。次年，清政府與法國議和，遂解甲歸田，客居長沙。光緒十三年，吳永由湖南入京師，經侍郎郭嵩燾推薦，到戶部侍郎曾紀澤家教書。因勤於職守，頗得器重，曾紀澤以次女曾廣珣嫁之。婚後納資捐得知縣，分發直隸候補。或許是因為與當時的北洋大臣李鴻章弟弟李鶴章第四子李經馥（曾紀澤長女曾廣璇丈夫）是連襟關係，成為李鴻章幕府中一員不可多得的幹才。中日甲午戰爭結束後，吳永曾隨李鴻章赴日本商談「和約」，任「辦約文案委員」。光緒二十三年，經李鴻章的大力推薦，補授直隸懷來縣知縣。光緒二十六年（一九〇〇），八國聯軍侵華，慈禧偕光緒微服倉皇出走，首站就到了當時隸屬懷來縣的雞鳴驛。吳永得知慌忙接駕，他任職的懷來縣非常貧瘠，又加之當時兵荒馬亂，雞蛋、小米粥、玉米麵、窩窩頭就已經是傾其所有了。儘管食物簡陋，但饑寒交迫的慈禧仍然非常高興，對吳永心中頓生感激之情，又得知他是曾家女婿，又與李鴻章世交，見駕時應對從容，對朝廷的忠誠溢於言表，自然更加的賞識。之後，吳永又隨慈禧西行，擔任前路糧臺會辦，日夕召對，故對當時諸多事宜，深知內情。回京後，慈禧就將吳永官職升至五品，連升三級。但李蓮英等宮廷幕僚嫉恨心泛起。慈禧為了歷練也為了保護吳永，最後就把他「下放」到西安做了一個四品的道臺。不久，又將他「下

放」到了更遠的廣東雷瓊道。

劉治襄（一八六九至一九三六），名焜，譜名振書，字芷薌，晚號巖園居士。浙江蘭溪官塘鄉厚同人，生於清同治八年（一八六九）十月二十三日。才華橫溢，雅博宏深，曾受業於俞曲園（樾），光緒二十七年鄉試第一，會試得中進士。歷任翰林院庶士、編修、北京京師大學堂教授、省議會副會長、國務院參議、內務部總務廳廳長等職。民國八年（一九一九）七月，屈映光（文六）署山東省省長，劉治襄是他的秘書長。這時吳永剛在山東任膠東道尹，因有事進省，屈氏謙之於省署西園，並要劉治襄作陪。兩人因同屬浙江，地緣相近，人緣相親，席間暢談庚子「西狩」故實，合座傾聽，屏息靜氣沒有一點動筷子的聲音，剛說到緊要關頭，忽報某鎮帥到，主客紛紛離席，一番酬應，故事便中斷了。一斷便是七、八年，直到民國十六年（一九二七），因潘復入京任內閣總理，劉治襄和吳永一同入樞府任記室，兩人同處一室，這才重續八年前未完的「傳奇」故事。劉治襄形容當時的心情說：「此次所談，……予既溫舊聞，復償新願，胸藏宿塊，頓爾消解，欣慰殆不可言喻。最可異者，區區一夕談，發端於八年之前，而結委於八年以後。假當時稍延片刻，一氣說盡，亦不過曉此一段歷史，茶前酒後，偶資談助，反不覺如何注意。乃無端畫成兩槪，神山乍近，風引舟開，偏留此不盡尾聲，懸懸心坎。直至今日，言者聽者，乃復

無端聚集，完此一樁公案。地隔數千里，時閱六七年，以萬分渴望之私，當十九難償之願。本非絕對必需之事，已作終身未了之緣，成日蓄之意中，而一旦得之意外，便覺得一字一語，皆成瑰寶。奇書殘本，忽然足配完編，一如盪海萍花，既離復合，西窗聽雨，重話巴山，此豈非人生難得之快事耶！

《庚子西狩叢談》一書，凡五卷，共七萬餘言。初稿就在三個晚上寫成，可見劉治襄的才思敏捷，他說：「因率就燈下援筆記述，取案頭日報，用寸草塗抹其上。初意數紙可竟，乃引而愈長，既盡一紙，更取一紙，直至曉鐘將動，尚未罄其十一。」可見當時他在記敘此書時是如何地興之所致，一發而不可收。後來經過兩次增補修正，又經吳永看過，根據吳氏日記增訂了名物時地，方才完稿。

吳永對劉治襄讚不絕口地說：「筆致縱橫，詞禾磊落，事皆翔實，庶可傳信，先生記憶強密，精力滂魄，即此可見」。以十天功夫寫成這樣的傳世之作，可見劉治襄的才華橫溢之一斑。

《叢談》既畢，劉治襄又寫了一段頗長的模仿「太史公曰」，提出他自己的看法。他認為，庚子一役，釁自我起，衡情量理，我們當然不對。但既已到宣戰階段，那就不必論理而論勢了。他們的聯軍，從千萬里外而來，以當時的交通工具，後繼的援軍，一定趕不上來的。他們集合了「風習各殊之眾，猜嫌互異之情」，勉強推定了

統帥，號令決難一致。聯軍總數，不過三萬餘人，「懸軍深入，冒百忌以賭一日之得失，以兵法論，實處於必敗之勢，所謂越國鄙遠，吾知其難者也。」當時，中國軍除禁軍不計外，所號北洋六軍，環列於京津間，為數當在十萬以上。「以眾禦寡，以主敵客，以逸待勞，賺之登陸而斷其後，八面犄角，一鼓而覆之，固非甚難事也。否則圍而錮之，勿加殺害，杜絕接濟而使之自屈。」再等而下之，「乃既不能戰，並不能守，京津三百餘里間，一任其從容馳騁，長驅突進。則又何也。」劉氏這些論點已不是書生談兵，紙上作論，他清楚地提出「堅壁清野」的戰術，「長期抵抗」的戰略，他認為八國聯軍並不可怕，只要韌性抵抗，洋人一定要失敗的。

劉治襄又進一層推尋構成「義和團」事件的社會因素：一則民智之過陋，二則生計之窳薄。因為老百姓缺乏教育，以致迷信於仙道鬼神之魔法。因為長期失業而貧而困，靠著一些僥倖的機會混吃混喝，終至恣意燒殺搶奪來滿足自己的慾望，而存著萬一僥倖的希望以逃過法網。因愚而頑，因游而暴，適有民教互閱之問題以作之導線，遂轟然爆發而不可復遏。

《叢談》是由吳永口述，劉治襄記錄並加以自己的評述，是一本記錄當時義和拳動亂、清廷腐敗、外國軍隊入侵、慈禧光緒西逃及回鑾的真實歷史寫照。該書從作者對李鴻章的肯定，對清朝官宦之間的爾虞我詐的揭露，乃至對慈禧的過失的微詞，均

可見他有清醒的政治看法。而且由於此書為當事人的經歷，又與事件經過不久，自是應當可補正史之闕的。

序

庚子京畿拳禍，其始由於二三愚妄大臣，逢迎親貴，以攘除夷患為名，將欲撼動神器，徼非常之榮利。遂致乘輿播遷，生靈塗炭，款議屈就，歲幣無厭。辛壬以還，國謀顛逆，民困財殫，百度隳紊。紀綱坐是不振，陰陰如日將昏。馴至宗社為墟，版宇分裂，夫豈儉人所及料哉！夫禍變之來，每相緣藉；是以風旋而上升，水激則彌悍。向若戊戌無變政之舉，則孝欽無猜忌於德宗矣。宮廷雍睦，則「扶清滅洋」之謬說何自而生？拳匪不敢披猖，夷兵無由犯關矣。辛丑和約，創巨痛深。乃銳意變法，空言立憲，權幸開貨賂之門，疆吏失馭兵之柄，群小並進，天下騷然。假使當軸得人，推賢任能，修明庶政，則上下相維，猶可為理，國祚雖衰，其亡也未必如是之速矣。是故非意之意，常為事之基胎。嗚呼，豈非天哉！

余幸懷來之三年，當拳民萌動之初，余痛治之，境內晏然。無何，鄰封拳眾數千，闖入縣境，設立壇場，聲言報復；強余至壇所，厲聲詰問，幾罹鋒刃。自此紅巾滿城，生殺任意，陵轢官長，魚肉鄉民，岌岌不可終日。如是者幾兩閱月，及夷兵陷京師。兩宮微服出走，間關道途，晝餐無糗糒，夕休無床榻，饑寒羸瘁，有平民所不堪者，況萬乘之尊乎？車駕猝至，百官雲從。余於凌遽之頃，設備行宮，供億百司食物，紛紜勞悴，僅乃集事。以豆粥麥飯之微勞，邀慈聖特達之知，眷遇優渥，寢將大用。顧為當路所嫉，官不過一道，寧非命耶？

余之陪隨鑾蹕也，往往不次召對，每陳民間疾苦及閭閻凋敝情狀，慈聖輒為磋嘆。因諭執政，以為聞所未聞。執政某公責余非所宜言，不當入告。余之觸忌，此為尤甚。昔韓退之擢監察御史，上疏言事，貶山陽令。其實所論，亦一時尋常事，而遽得罪者，蓋疏中有云：「此皆群臣之所未言、陛下之所未知。」故執政者惡之，遂遭貶謫。以今擬古，有同慨已。

蘭溪劉治襄先生，吾浙知名士也。記問浩博有識略，知天下大計。壬寅領鄉薦，聯捷成進士，入詞垣，有聲朝列。余久欽其才，以唯未獲一見為憾。己未之秋，於役濟南，晤於省廨。甫接轡，即詢余西狩事。語未竟，會有他客至，尋復散去。越八年，余為濟寧總揆辟入樞幕，與先生共几席。重申前問，余為縷述顛末。先生與同僚

聽之，或喜或愕，託為創聞。余意一時之談，不過具述當時事實而已。久之，先生出一編示余，署曰《庚子西狩叢談》，則已哀然成集。於拳亂之始末，行在之起居，仕途鬼蜮之情，政事得失之故，詳徵博載，巨細靡遺。筆致縱橫，詞采磊落，事皆翔實，庶可傳信。先生記憶強密，精力滂魄，即此可見。余衰老無能，日即頹喪，前塵已淡焉若忘。今得先生椽筆紀述，覺蕪蕪情事，宛在目前，不禁感慨激昂，意興飛動，先生其海上之成連乎？後之覽者，毋徒矜佚事逸聞，即作當時信史讀之，無不可也。叢談云乎哉！

中華民國十七年戊辰春三月，吳興吳永書於宣南

庚子西狩叢談序

庚子之役，國家以亂民肇釁。外國連衡而入京師。兩宮微服出狩，行二日，至榆林堡。懷來縣知縣吳永，具衣冠恭迓於道旁。於是帝后始得進饘粥、備供帳。當及時，吳公之名聞天下。既而太后嘉其行誼，命開缺以知府隨扈，督辦行在糧臺。日夕召見，駿駸且大用，眾以封圻臺輔目公矣。而公伉直自將，不肯歛骸隨俗，以故樞要多不悅公，遂以道員外放。然太后終契其賢，遇兩司缺出，未嘗不憶及公；每入都召對，未嘗不移晷也。既而兩宮相繼殂謝，國祚亦潛移。談者偶及往事，殆如隔世矣。丁卯之秋，余與公相遇客邸。有以前事詢者，公為述其大略，乃與外間所傳迥異。同坐劉治襄先生，瑰奇人也，因就公所述，草具其事，立成數萬言。先生夙雄於文，敷陳演繹，剴切周詳，睹者皆悚然色動。蓋庚子之禍，為前古之所未有，不獨關有清一